



陶然／小說

紫荊花書系

紅顏

香港皇冠文學經典

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紫荆花书系



陶然 / 小说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17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香港紫荆花书系: 陶然小说/陶然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5. 10

ISBN 7-5059-2310-2

I. 香… II. 陶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
I247.5②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15625 号

版权贸易登记号: 01—95—285

中华名人协会协助出版特此致谢

红 颜

——香港紫荆花书系

陶 然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天津市武清瑞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 插页 303 千字

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300 册

*

ISBN 7-5059-2310-2

I·1680

定价: 13.80 元

总 序

曾敏之

香港正进入一个历史新时期。香港“九七”回归祖国在望。

香港作家联会成立于一九八八年，迄今已历八载。她是紧随香港的历史发展而壮大起来的。

顾名思义，香港作家联会当然是作家的集体组织，是以致力于推动香港文学发展为宗旨的。时代的烙印，历史的记载，都说明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总体的构成部份，是中国文学主流中的支流。因此，立足于香港的作家，从默默耕耘中体现了他们所受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影响，也对中西文化交流有认识，在创作过程中是有所表现的。

由于适应香港历史发展的要求，也适应香港作联这个集体在创作上的需要，特成立香港作家出版社，策划出版香港——“紫荆花书系”。将按实际能力，争取第一辑、第二辑……陆续出下去。

出版这套书系，用意在于——

为记录作家走过的历史、创作道路，共谋切磋进步；

为推动香港文学的发展，尽其应尽的微力；

为关注、研究香港文学、海外华文文学方面提供一点“库存资料”。

至于能否以文学作品有助于对香港社会的认识，就由读者评断了。

1995年7月于香港

（此处文字模糊，无法准确识别）

小 传

涂乃贤

我首次投稿将短篇小说《冬夜》和散文《雪》分别寄给在香港一家周刊和一家双月刊,那是在1974年的春天吧。

从那一天起,我便开始了焦急的期待。笔早在我的书桌上搁浅,一直到短篇与散文居然给分别刊了出来,虽然题目也都给编者改动了,但心里的快乐却没有减退半分。

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,假如这首次投稿失败,我恐怕不会再继续写下去,那倒并不是因为知道写作的路在香港不容易走,只是我会很快承认,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能。

但即使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,也并不证明我有文学创作上的才能,只是因为考大学以第一志愿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,对于文学自然有一种爱好,而且,学的是文学,又没其他的事,不学写作又能做什么?

也许还应该回溯到我的少年时代。

我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万隆市,身份证上的名字是:涂乃贤。原籍广东蕉岭,但我却从来没有回过乡下。在我侨居异国的儿童与少年时代,香港、台湾和中国大陆出版的中文书籍在当地相当普遍,连环画册和中国古典小说便成了我的精神食粮。也许后来进的是文学系,其实并不偶然?

1960年3月,我离开万隆,到北京读书。那时,北京公演许多外国影片,而我自己又特别爱看电影,所以,在那期间看了不少,尤其是看了一些以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之后,便不免与原著拿来做比较。

但是,我却从来不曾有系统、有计划地读书,即使上了大学,课

4 红颜

自序

记得在一九八七年，应海天出版社之约，曾经编过一本中短篇小说自选集《蜜月》，并且在一九八九年出版了。编选时的那种惶惑，至今仍记忆犹新；即使收到新书时，心潮也泛起过一阵欢乐的浪花，但翻了一翻，终于也未能从头到尾地再看一遍。那种难以言说的感受，源于对自身创作状态的不满。所谓“自选”，其实几乎选无可选，应该说，那只不过是前一个时期我的小说的小结罢了。

也许正由于这种心态，从那以后，除了编者约稿之外，我的小说竟很少在自发的情况下完成。

当然，这也并不等于没有主动投入的时候；其中两部在《星岛晚报·星象》上连载的长篇小说《醉情行》（出单行本时改名为《与你同行》）和《一样的天空》，便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写的小说。而收入本书的中篇《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》，也是在内心积蓄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由于各种机缘巧合而令我产生动笔欲望。我对于这种偶发的状态，有一种奇异的亲切之情，不管得失如何，至少自己并没有停滞下来。

内心深处也自然有些矛盾，明知大狗小狗各有各的叫法，我难免仍有力不从心的无奈感。每当审视自己的小说创作，往往也就欲说还休了。

或许这也是眼高手低的表现。

不过，好好坏坏既然是一个客观存在，那就只好面对公众，任人评说了。一个人如果能够听到好话并不忘形，受到劣评也不颓丧，那应该说已经达到一定境界；我自知只是一个俗人，也就不免

有一颗世俗的心。

但我必须明白自己该处的位置。

偏爱好话之外,对于各种批评,可能因为角度与理解上的差异,未必能够全部照单全收,但我始终怀着感激之情:假如人家不是关注我的创作,那又何必浪费时间多费唇舌和笔墨?!

想到写作的路途漫漫,在着手编选这本中短篇小说选集的时候,我便不再那样过于浮躁了。但是,当我回望这二十一年来所写的小说,还是不禁有一片茫然之感,要从中选出这一本,真是谈何容易!于是试着挑选写法不尽相同的几类,组成一种个人的“景观”,它至少也可以展示我这些年来在写作道路上的足迹。

在我的心目中,各种写作流派都不拒绝,特别希望能够从各种不同的小说中吸取养份;只是因为才力所限,思路不够开阔,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我想,小说的故事框架可以现实也可以虚幻,甚至并不重情节不讲究前因后果,能够反映重大人生当然很好,但只求在片断中以现代的节奏挖掘人性,或者表现一种现代的感觉,也未尝不可成就一篇好小说。这当然也是我自说自话,不必担心贻笑大方。

在纯文学作品生存艰难的今天,居然有机会出版这样一本书,我该说什么好呢?感谢的话未免太过平常,一切也就尽在不言中了。

1995年7月26日

目 录

1/总序/曾敏之	2/小传	4/自序
中篇小说		
3/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	66/天平	
短篇小说		
95/窥	103/视 角	110/旋转舞台
117/网	124/碧玉岩	131/蜜 月
139/缘	149/倾 斜	159/平安夜
167/竞 争	171/焦 点	178/元 老
186/夜 海	193/海的子民	201/推

209/龙吐珠

216/再见倾情

小小说

225/红 颜

228/角 逐

230/狂 欢

234/五十岁后的梦境

236/发字成零蛋

239/祸福一线间

242/数目字

244/突击行动

246/藏

250/火神与爱神

253/轮候平安米

256/自 保

259/识时务者为俊杰

262/差拨成了工头

265/黑旋风卷上太平山

268/徇私华容道

271/无头客追杀蒙面汉

274/摩登关二爷

277/虎 将

279/只能做保镖

282/赔

285/千年流星今夜坠

288/马谡求死也不能

291/若有若无的反骨

294/轮回岁月
297/天字第一号杀手
300/今朝又复当年勇
303/商场如战场
306/功高震主
309/无头霸王寻虞姬
312/魂归何处
315/无力断案
318/养兵千日
321//孙悟空吹出的毫毛
324/射 虎
327/著作目录
329/评论资料索引
出版后记

中篇小说

中篇小說

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

机场候机室的灯光从头顶苍白洒下，萧宏盛看到，落地玻璃窗外的跑道上，一架巨型飞机正在缓缓开出，腾空那刹那心神一悠的空荡荡感觉，便像电流一般感应在他身上。此去关山万里，何日君再来？

“何日君再来”这句话，还是昨晚伴着笑颜从他嘴上溜出来的，不料此刻忽然忆起，却已经是别一番心思别一番滋味。毕竟，那氛围已经迥异……杯光酒影下的晚餐，他还记得洪紫霞笑靥如花，“……这句话，该是我问你呀！”

那旋律在他耳畔悠扬而起，待到定下神来，只有那高脚玻璃酒杯清脆地一声碰撞，餐厅喇叭播出来的，却是浑厚男音唱出的《Only you》。他的心一动，张嘴想要说什么，却又不知从何谈起。

这时即使可以说了，哪里还有什么歌声？满耳都是嚶嚶嗡嗡的人声，间或广播喇叭传出女音播出的最后召集声。

过了机场海关，也只有勇往直前了，哪里还有回头的余地？他甚至也分不清楚，身后到底有没有挥别的手在轻扬？

一排排靠背椅上，几乎都坐满了等待起飞的乘客。都是匆匆过客，奔波在这路途上。举目一张张都是陌生的脸孔，怎么一下子我就被抛弃在这冷漠的茫茫人海中？

空中的道路依然遥远。

定睛望着那屏幕，班机迟飞，却没有确切的时间。可长可短，可慢可快，这种不确定性，令他有了无数种猜测的可能，也似乎给他某一种具可塑性的希望。难道在这同一片天空下，即使有了看不见的距离，却仍然可以呼吸到那种对面拂来的气息？

就像那年春天，龙华的桃花盛开，那洒落一地的花瓣，艳艳地依然带着粉红的色彩，只有香如故？啊呀不对，那一团团火一般迎风招展的是深秋香山的红叶吧！而四月的太平山春雨连绵，那杜鹃花也漫山遍野怒放了……
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？嗯，那是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的插曲。曾经握住的手，如今哪里去了？猛然醒觉，他感到手足冰冷。

莫非是室外的冷空气渗透了进来？但周围的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。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胖子，头垂得很低，身子不断地往他这边倾斜过来，重重压在他肩膀上，竟睡得死死的。他暗示性地动了一下，那胖子立刻警觉，睁开迷茫的眼睛，抱歉地笑了一笑，坐正了，闭上眼睛，不一会，又慢慢往他这边再度倾斜。实在太困了吧，这人？他既不想出声令人尴尬，又不想把自己的肩膀就这样借给不相干的人，于是在胖子靠过来之前便站起身，他看到那胖子扑了个空，自己惊醒自己的狼狈模样，觉得有些滑稽。

对不起，这肩膀不是给你靠的；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。

假如是紫霞……一股柔情缓缓从他心底升起。

但紫霞此刻在哪里？不论紫霞在哪里，他都已经没有办法坐在她面前了，如昨晚。被困在这候机室里，他有些进退失据的感觉。唯一可以跟外界联络的，也就是电话了。

难怪打电话的人要排队。

排队就排队吧，反正百无聊赖，有的是时间。他的思路蓦然明

确到某一点上，心立刻悸动起来，如鹿撞。

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喂！是我呀，我走了……

飞机迟到，很闷，打个电话聊聊天……
啊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拨这个电话……

好几个“台词”轮番闪烁在他的脑海中，话到嘴边，他张口结舌说的竟是：“……这回我真的走了……”

而且是带着笑声，有潇洒走一回的味道。但他的心头却有些苦涩。

他握住她的手不放，哑声道：“我心里很难过……”
她避开他的眼睛，微笑着说：“常来常往嘛！”

他蠕动了一下嘴唇，却猛然望见那的士司机带笑的侧脸，竟生生地叫他无言。

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他目送着她跨了出去，楼上楼下响起了热烈的对话，他顿觉自己是多余的人。

的士又向前一窜，他望见她的背影一闪，便消失了，依稀好像留下一句：“一路当心……”

他仍记得她穿着那高领米色毛衣一脸微笑的模样。

只不过那已经是去年寒夜里的微笑了。

朦朦胧胧一觉醒来，花开花落又一年，人在旅途中，已经无暇仔细分辨，这节日与平时到底有什么不同了。实际上宏盛根本也常常无法分清，这一天与那一天有何区别，除了发生了不同的事情之外，太阳似乎也都一样从东方升起，到西边落下。假如不是因为要赶赴机场，恐怕他也会与平时一样从容，哪里还有心思急急地观看初升的太阳？连那的士司机都笑问：“今天还赶路？”

应该是精心选择的日子。

于他而言，本来提前或者推迟离去，都没有问题，只是，他不想在A城呆下，在这个日子里。

他耸了耸肩膀，“一个日子罢了，也没什么太特别。你不也一样？”

司机说：“找生活吗！”

生活无非也就是这样，他逃避节日，甚至元旦。

当然也不是没有过除旧布新的心情，当元旦的钟声乍响，全城欢腾，大街上的汽车和维多利亚港的轮船，一齐按响了长长的汽笛，把寒夜渲染得热气腾腾，热吻从天边悄然降落，但觉此情只应天上有。

是哪一年的除夕了？怎么遥远得好像抓不回那记忆？只有汽球的爆破声，还有那《友谊万岁》的歌声响自四面八方。是在海城夜总会吧？徐小凤的歌声悠扬，年轻的旋律激荡着沧桑的心，原来这世界是这么美好。

一年复一年，他再也没有心情去追逐那浪漫之夜了。何况，身在他处，在节日里，他总不能缠着别人相陪吧？紫霞笑靥如花，“……那有什么要紧？你可以到我家来嘛……”

但他却宁愿放逐自己，在万里长空独飞。

也说不准是什么样的一种选择，此刻他却隐约感觉到，那是下意识的逃避。紫霞也不是没有邀过他：“……都来了，上去吧？”他摇摇头，每次都笑道：“下次吧……”

也许紫霞也察觉到那种微妙的意绪吧，只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三过我家门而不入，啊？”

他也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了，也不想去咀嚼那心情。只是无意追索答案，那答案却冷不防窜上他心头：莫非，他不情愿面对的，是她家的另外一个人？

每一回也都是在那寒夜中乘的士送她回家，不是顺道，而是专程拐个大对角线。

走出餐厅，他扬了扬手，那辆的士停在面前。夜空飘起了濛濛细雨，若无还有，洒在脸上，如水雾，凉凉的，好像夜深人静时候一